

## 生活变化看今昔 芝麻开花节节高



▼1957年12月5日，一矿动工兴建，设计能力为150万吨/年，1959年12月25日投产。图为寺沟矿工居住区。 姚剑宝 提供

▲2017年4月1日拍摄的寺沟棚改新村。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登上山顶公园向南眺望，一座绿树掩映、规模宏大的住宅小区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平煤神马集团一矿寺沟棚改新村。

60年前，数万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会聚平顶山脚下。当时，他们和家属就在新村的前身——寺沟工人村居住。以前，这里瓦房简陋、小巷逼仄、门窗斑驳、庭院凌乱。

60年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极大改善。上世纪90年代，住房改革的东风吹到鹰城，一栋栋商品房、安居房、保障房拔地而起，在改善市民居住条件的同时，也扮靓了城市容颜。2008年，昔日破败凋敝的寺沟工人村也变了模样。

建市初期，无论是上班还是外出办事，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随身携带的“11路”。因为，当时的城市公交不仅线路少而且车况差，坐车难受，等车难熬。进入新世纪，“零污染”的电动空调车代替了“冒黑烟”的燃油大客车，新线路延伸到城市的东南西北。

通信是维系亲情、友情、爱情的重要纽带。60年来，我市通信工具经历了逐级转接的手摇电话——邮电局里的长途电话和电报——寻呼机——手机的变化。每一次飞跃，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清晰注脚。

当然，改变还发生在大家的穿着打扮上。这一点，想必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本报记者 王尧)



1993年4月，磁卡电话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上世纪60年代的公交车。 姚剑宝 提供



▲1957年，在诸葛庙小学当教师的张淑琴被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开会当天她拍下这张纪念照片。其时，22岁的张淑琴一头短发，身穿碎花小棉袄，佩戴披肩，脚上是时尚的黑皮鞋。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提供



如今，手机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去年我市引进第一批纯电动公交车。 本报记者 李志勇 王尧 摄



走在鹰城街头的现代女性。 本报记者 姜海 摄

## 庆祝建市60周年·见证

### 四处组织货源，一月在家待不了几天

讲述：张景芳 整理：本报记者 吴学清

张景芳是宝丰县人，自幼识文断字。洛阳复旦中学高中毕业后，17岁的她到新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1948年，她应征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的一名战士，曾两次赴朝鲜作战。

1955年，张景芳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纺织厂公司的会计。时过8年，33岁的她随着丈夫的脚步，扶着年老的婆婆，携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第一次踏上平顶山的土地。

初来平顶山时的景象，张景芳历历如昨。那时车站还在五条路，售票厅没有玻璃门，甚至连条凳子都没有，空荡荡的，很少能见到。

张景芳一家雇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拉到了市商业局的一间房子里。“3间房子住3家(人)，我们那一间行李都放不下”。

她被安排在市商业局做财务工作。“啥也没有，就一个副院和一座商业局的三层楼。”张景芳在回忆当时的城市面貌时说，“整个城市就像农村，到处是麦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平顶山和全国一样，物资匮乏。“啥都不好买，自行车、缝纫机、白糖……全要票。”张景芳说，要想做件衣服，得一家人的票凑起来才够。

百货公司负责下面所有商店的商品供应。张景芳的老伴儿白新周时任百货公司副经理，主持公司全面工作。一般业务员外出组织不来货，白新周“不管天冷天热，马上就走”，上海、北京、哈尔滨……四处组织货源。“(货)要来的时候必须出去要，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

张景芳说，老伴儿工作起来“不知道休息，不知道顾自己，只要能动就上班，不仅和普通职工一样干，而且要比普通职工干得多”。

“不分办公室和家，一天到晚都是忙工作。家门口车子(自行车)经常扎(停)得满满的，都是各公司来找他谈工作的。邻居们都夸，白新周的家最好找，一看门口停放的



讲述人张景芳 本报记者 吴学清 摄

车子就知道是他家。”

即使是在商业系统工作，张景芳一家在购买物品时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张景芳和老伴儿忙于工作，家中的生活基本上是大女儿白建伟打理。1966年，白建伟才十几岁，为了买上几尺当时流行的“涤卡”和“凡尔丁”布，她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纺织品商店排了一晚上队。白建伟说，“排队排得想打架，结果排到第二天早上，大人一下子涌到了前面，小孩子给挤一边去了……好不容易挤到前面，营业员嚷嚷着‘卖完了卖完了’，人就散了。”

1972年，张景芳调入刚刚组建的市外贸局，负责物价、计划、财务等工作。当时全市从事外贸出口的工作人员也就几十个人，出口商品仅仅限于麸皮、陶瓷、蚕蛹干、皮箱、皮带和猪肠衣等，所换外汇有限。

现在，全市有进出口实绩企业100多家，出口产品达到240多种，贸易伙伴分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聊及全市外贸事业发展，老人表示想想都令人激动。

1991年，张景芳离职休养。如今，老人四世同堂，儿孙辈辈重孙辈一大家子十五六口，在孙辈中出了好几个大学生，其中还有两人留学英国，家庭和睦、其乐融融。

### 难忘舞钢公司第一炉钢水出炉那一刻

讲述：党育华 郭玉良 孔庆利 李炳镇 整理：本报记者 杨德坤

“出来了！出来了！”在短暂的屏息静默之后，在场的百余名工人和来自冶金部、北京钢铁设计研究院、国防科工委以及省、市相关部门的领导望着滚滚涌出的“火红金龙”，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1986年6月底的一天，舞钢公司建成后从电炉中流出第一炉钢水。这一天，让党育华、郭玉良等10万建设者永生难忘、倍感欣慰。

上世纪70年代初，来自冶金部第六冶金建设公司的9000名干部职工、全国钢铁战线上的3000多名技术精英和我省中部11个县的74000名民兵及全国其他战线的3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10万建设大军，肩扛手提、人拉马驮，从舞钢市马鞍山到平顶山矿区、姚孟电厂的近百公里土地上，围绕舞钢公司(现称河北钢铁集团舞钢公司，下同)兴建，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平舞工程大会战。在那一穷二白的时代，没有技术、没有现成的钢厂可供参观，科技人员用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机会，用脚步丈量国外的轧钢机，回来后根据记忆设计出了我国首台4.2米“轧钢机之王”，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特厚钢板的历史。

党育华，时任平舞工程大会战副团长的战地记者、女子连连长。

“舞钢公司建设初期，缺水、没电、道路不通，刮风天飞沙走石，雨雪天泥泞不堪。女子连全是20岁上下的姐妹，她们丢掉娇弱，无怨无悔地投入工程建设中。”今年70岁的党育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难掩激动，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女子连和所有参建人员一样住在自己用草搭建的工棚内。工棚四面透风，“冬天外面下大雪，棚内下小雪，早晨醒来被子上往往是一层薄雪，而到了夏天，烈日又将工棚晒透，蚊虫乱飞。”物资匮乏的年代，吃的更是不讲究，“整天就是粗面馒头蘸蒜汁，或者是按照配给制发的萝卜、白菜等。”

在党育华的带动下，女子连和男同志一样，修路、开矿、拉沙、抡钎、打眼、放炮……“当时一个叫武好英的姑娘，20岁出头，施工中石头棱角划破了小腿，鲜血直流，送到卫生队缝了七八针。我当时安排她去炊事班帮厨，可就在我们出发上工地

的时候，她一瘸一拐地又赶了过来，并坚定地说‘轻伤不下火线’。”

1971年夏，郭玉良担任平舞工程大会战民兵师许昌民兵二营二连指导员，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连续三天三夜的建设场面：“这三天时间，是大会战中的大会战，是大决战中的大决战。”

“我所在的二连主要任务是配合第六冶金建设公司一公司建设轧钢厂主厂房，50平方米左右的坑基一个挨一个。民兵们一镐挖坑基，整整挖了一年半时间。”郭玉良说，坑基挖好后，二连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浇筑轧钢机基座的战斗中。

当时正值7月中伏天，距地面12米深的基座坑底白天最高温度达到45摄氏度。“这项工作必须三天三夜完成，中间不得停顿。”据郭玉良回忆，浇筑工作开始时，因为当时没有大型搅拌站，也没有水泥罐车，只能靠小的搅拌机来搅拌混凝土。每个搅拌机前都放一个台秤，由六冶建设公司的一个师傅掌握配比。每次每种物料都要过秤，搅拌机围满基座四周。“当时配合六冶浇筑轧钢机基座的民兵总共有3000多人，加上六冶一公司的人等，差不多有四五千人。每三个人一辆水泥沙专用翻斗架子车，一人驾车，两人助推。所有人都是三班倒，人歇机器不停，三天三夜，每人只有晚上轮流睡一两个小时。尽管是靠人工掺和的沙浆，但没有出现一丁点的‘狗洞’和‘蜂窝’，后来验收完全合格。”

今年54岁的孔庆利，十岁起就随父亲从辽宁鞍山、包头钢铁公司一路支援国家钢铁建设来到舞钢，1984年从舞钢技校毕业后进入舞钢公司，1986年6月参与舞钢公司第一炉钢水生产，2013年从公司车间主任的特殊工种岗位离职。

提起第一炉钢出炉的经历，当年担任炼钢助手的孔庆利记忆犹新：“当时，记得是要为即将到来的一七一建党节献礼，所以工期排得比较紧。”“为保证不出瑕疵，公司那一段时间连着几天几夜都是特意安排了‘双班’人马。虽然那时候技术经验不足，但是准备得还是很充分的。”

令人没想到的是，在实施部件水冷过程中，一名工人不小心把水漏进了炉膛，“一下子，大家



讲述人孔庆利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的心都悬了起来，水与耐火材料‘水火不容’，直接影响着电炉的冶炼生产，不得不把炉膛内的耐火材料等全部拆掉。”然而，这个75吨的国内“电炉之王”仅耐火材料就用了100多吨，拆除重装谈何容易。公司立即召开协调会，火速召集50多人投入战斗，连夜奋战了20多个小时，“没有机械全靠人工，硬是把炉子内一块块重达数十斤的耐火砖等一一搬出，全部拆除后再重新更换。”第二天凌晨5点半左右，令全国人民关注、寄托着无数钢铁人梦想和期望的舞钢公司第一炉钢水顺利出炉……

今年70岁的李炳镇是舞钢公司企业报《舞钢报》的记者，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为了完成采访，我从出钢水前的几天就不分昼夜地在炉子旁蹲守。为了不错过新闻点，瞌睡了就用针扎一下自己，并不时往脑门上抹清凉油。”

“出钢水那天，人山人海，静候历史性时刻的到来。现场拉有警戒线，救护车、消防车等严阵以待，那阵势不是一般的大。”李炳镇说，“第一炉钢水出来的时候，人们欢呼雀跃，很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车窗外噼里啪啦响起了鞭炮声。”

李炳镇连夜写出了通讯报道《难忘“86·6”》和诗歌《钢之歌》等作品，并马不停蹄地赶往当时的平顶山印刷厂校对印刷，为见证这一神圣时刻留下了永恒印证。